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一二

130
7

12
130
7

七



112
1330
Y

東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

經部十一

書類一

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說也小序之依託五行傳之附會久論定矣然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夫古文之辨至閻若璩始明朱彝尊謂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經成文無悖於理汾陰漢鼎良亦善喻吳澄舉而刪之非可行之道

支錢所
那恂有

也禹跡大抵在中原而論者多當南渡昔疎今密其勢則然然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竝蓄以證異同若夫劉向記酒誥召誥脫簡僅三而諸儒動稱數十班固牽洪範於洛書諸儒併及河圖支離轆轤淆經義矣故王柏書疑蔡沈皇極數之類非解經之正軌者咸無取焉

尙書正義二十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

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尙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鶯尙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駟扶餘駟貊之屬一條謂駒駟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

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子小子履一節乃以
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
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矇謂定從孔傳以孔穎
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
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
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
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
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
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

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
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
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
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
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
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為穎達
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
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

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
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
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昶疏廣之然
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昶顧彪劉
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
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
魁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
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
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洪範口義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
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其文散見
永樂大典中尙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
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
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
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於經
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
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

大典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辯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

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爲二卷

案朱彝尊經義考凡訓釋一篇者悉彙載各經之末不與訓釋全經者敘時代先後然隋志載繫辭注洪範五行傳月令章句中庸講疏固雜置各經中也今從古例不復別編後

均倣此

東坡書傳十三卷

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是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其傳寫誤也晁公武讀書志稱熙甯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今新經尙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

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至於以義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沈取之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

以簡爲病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
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尚書全解四十卷

內府藏本

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
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辭祿家居博考諸
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
四十卷考其孫畊後序稱脫橐之初爲門人呂祖
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於鋟梓遂
譌以傳譌至淳祐辛丑畊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

傳書說拾遺手橐一冊乃康誥至君陳之文已
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
下皆僞續又得葉真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
證驗釐爲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僞本之
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畊
所重編朱子所未見夏僎作尚書解時亦未見故
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畊旣稱之奇初
橐爲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
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母乃畊又有所

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迨明流傳既久又佚其三
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
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
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
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烏爲地名三俊
爲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
同貫穿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真贋
錯雜不可廢也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
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尙書始

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云古文尙
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不立於學官而用僞孔傳
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
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衛
宏古文尙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
其致謬之大綱閻若璩諸人已明辨茲不具論
焉

鄭敷文書說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鄭伯熊撰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

錢定四庫全書卷十一
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進國子司業宗正少
卿以直龍圖閣出知甯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
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尙書講義皆摘其大
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
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
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
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
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
爲宗是書雖爲科舉而作而尙不汨於俗學惟誤

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爲體常
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爲經
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
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
舊文失於考證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
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
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
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
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禹貢指南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毛晃撰晃宋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注禮部韻略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曰衢州免解進士蓋高宗末年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卽晃作則舊本之佚久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注解散附經文各句下謹綴錄成篇釐爲四卷以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謹以經

文次第標列其無注者則經文從略焉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志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爲簡明雖生於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統核其真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所當考證矣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陳

振孫書錄解題則謂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王應麟玉海則謂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不及其圖蓋偶遺也今諸論皆存其圖據歸有光跋稱吳純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舊刻則嘉靖中尙有傳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經解惟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則僅刻其敘說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祇缺其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二圖耳其餘二十八圖巋然竝在誠世所未覩之本

今依通志堂圖敘原目併爲二卷而大昌之書復完大昌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蹟是書論辨尤詳周密癸辛雜識載大昌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旣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旣而補外云云與自序及陳應行後序所言殊相乖刺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大

昌講尚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啟沃而徒炫博奧此誠不解事理然以詁經而論則考證不爲無功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而不
在辨定禹貢之山水也其前論於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糾舊傳之誤後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陳振孫譏其身不親歷烏係其皆無牴牾亦如孝宗之論歸有光亦證其以烏鼠同穴指爲二山之非要其援據釐訂實爲博洽至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

尚書講義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卽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竝載其名而藏弄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尚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

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為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讐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浚未能度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

歸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說則朱子固於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抉古今異同偏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數十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疏諸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榷之亦非率爾苟作矣

尙書詳解二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一

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時瀾作是書序稱其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魏第則嘗舉進士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是書集二孔王蘇陳林程張及諸儒之說以時瀾序及書中所引參考之二孔者安國穎達之傳疏蘇者蘇軾書傳陳者陳鵬飛書解林者林之奇尙書全解程者程子書說張者張九成尙書詳說惟王氏瀾序不之及蓋王雱新經尙書義諱言之也然僎雖博采諸家而取於林之奇者實什之六七蓋其淵源在是矣明

洪武閒初定科舉條式詔習尙書者竝用夏氏蔡氏兩傳後永樂中書經大全出始獨用蔡傳夏氏之書寢微亦猶易竝用程朱後程廢而獨用朱春秋竝用張胡後張廢而獨用胡也今觀其書視蔡傳固不免少冗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燦然明白究不失爲說書之善本淳熙閒麻沙劉氏書坊有刻版世久無傳今惟存鈔帙脫誤孔多浙江采進之本虞書堯典至大禹謨全闕周書闕泰誓中泰誓下牧誓三篇又闕

秦誓之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惟秦誓永樂大典亦闕無從校補外其餘所載尙竝有全文各據以補輯復成完帙書中文句則以永樂大典及浙本互校擇所長而從之原本分十六卷經文下多附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鄙淺今悉刪除重加釐訂勒爲二十六卷

禹貢說斷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義烏人嘗從唐仲友游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是編其所著禹貢圖說

也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集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無集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不獨所闕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之原注闕文多至數倍又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援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傳寫

錯漏致并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肖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今取經解刊本與永樂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譌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闕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

書說三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

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一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瀾所增脩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王應麟玉海云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

說也瀾婺州清江人厲鶚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為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吳師道曰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羣從子弟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澧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為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

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竝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

尚書說七卷 內府藏本

宋黃度撰度字文叔號遂初新昌人紹興間登進士甯宗時為御史嘗劾韓侂胄誤國又劾內侍楊舜卿陳源又奏吳曦必反以正直稱累官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謚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

道之其勤摯如此所注有書說詩說周禮說詩與周禮說今佚惟書說僅存此本乃明呂光洵與唐順之所校前有光洵序述度始末甚詳當度之時吳棫書禕傳始出未爲世所深信尙不知孔安國傳出於梅賾託名故度作是編其訓詁一以孔傳爲主然梅賾當東晉之初去古未遠先儒舊義往往而存注尙書者要於諸家爲最古度依據其文究勝後來之臆解至於推論三代興衰治亂之由與夫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

中建極諸義亦皆深切著明以義理談經者固有取焉

五誥解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聳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好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爲新奇之論措

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惠不
惠懋不懋則歸重於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
月爲過久酒誥厥心疾很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
于民晷謂民愚而神可畏如晷險洛誥公無困故
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
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
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圻父薄違
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
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

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今
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案條蒼翠唯闕梓材一篇餘
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齋其自號也鄞縣人淳熙
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諡正獻事蹟具宋史
本傳燮之學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
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蹟尤參酌
古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應麟發明洛閩之學多

與金谿殊軌然於燮所解倣誠無虞諸條特采入
困學紀聞中蓋其理至足則異趣者亦不能易也
其書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爲
燮子喬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則當時本未
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
院蓋重其家學不以未成完帙而廢之明葉盛棗
竹堂書目尙存其名而諸家說尙書者罕聞引證
知傳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經義考注云未見今
聖代博采遺編珍笈祕文罔不畢出而竟未睹是書之

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俾
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爲一十二卷蠹殘賸簡
復顯於湮沒之餘亦可云燮之至幸矣喬字崇謙
嘗爲溧陽令與燮相繼而卒未顯於世故宋史但
有其弟甫傳而不立喬傳據真德秀所作燮行狀
稱燮有子四人喬其伯子甫則其叔子云

書集傳六卷

通行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
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慶元己未朱子屬沈作書

傳至嘉定己巳書成

案此據自序年月真德秀作沈墓誌稱數十年然後克成

蓋誤衍一數字淳祐中其子杭表進於朝稱集傳六卷小

序一卷朱熹問荅一卷繕寫成十二冊其問荅一

卷久佚董鼎書傳纂注稱淳祐經進本錄朱子與

蔡仲默帖及語錄數段今各類入綱領輯錄內是

其文猶散見於鼎書中其餘目則不復可考小序

一卷沈亦逐條辨駁如朱子之攻詩序今其文猶

存而書肆本皆削去不刊考朱升尚書笏注稱古

文書序自為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蔡氏刪之

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

案陳振孫書錄解題

載朱子書古經四卷序一卷則此本乃朱子所定先有成書升以為所授之旨蓋偶未考是元

末明初刊本尚連小序然宋史藝文志所著錄者

亦止六卷則似自宋以來即惟以集傳單行矣元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稱吉州所刊蔡傳仍以書序

置之各篇初不害其為蔡傳蓋一家之版本非通

例也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

於正月朔旦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

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稟百餘段俾足成

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序所云二典三謨特約舉
之辭鼎又引陳櫟之言曰案櫟此條不載所作書傳纂疏中蓋其書傳折衷之朱子訂傳原本有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
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
知是否如帝之初等蓋未嘗質言為堯廟今本云
云其朱子後自改乎抑蔡氏所改乎則序所謂朱
子點定者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
有正誤辨疑之作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
之學者而櫟作書傳折衷鼎作書傳纂注履祥作

尚書表注斷斷有辭明洪武中修書傳曾選改定
至六十六條

國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亦多所考訂釐正蓋在朱子之說尚
書主於通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見於語錄者
不啻再三而沈於殷盤周誥一一必求其解其不
能無憾也固宜然其疏通證明較為簡易且淵源
有自大體終醇元與古注疏竝立學官見元史選舉志而
人置注疏肄此書明與夏候解竝立學官見楊慎丹鉛錄

而人亦置候解肆此書固有由矣

尚書精義五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錄稱爲三山黃倫彝卿所編知爲閩人此本前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名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爲最善又

林之奇尚書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真見之奇孫畊所作跋語中此篇所稱余氏當卽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薈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以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卽本九成所著尚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託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卽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繪顧氏

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
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愈顏氏復胡氏伸王氏
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
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攷朱氏正大蘇氏
子才等當時著述竝已散佚遺章賸句猶得存什
一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氾濫其裒輯之勤要亦未
可盡沒矣其書傳本久絕朱彝尊經義考亦曰已
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概尙存惟
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相接

引則僅注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考
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
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

尙書詳解五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
登進士第官至奉議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
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宋史藝文志作五
十卷今鈔帙僅存檢勘卷目猶爲完本甯宗之世
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古注疏或閒參

以新意與蔡氏頗有異同每援後世之事以證古
經蓋趙岐注孟子已有此例無庸以駁雜爲嫌惟
如解說築傅巖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之類稍爲汎
濫當分別觀之至於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
俾無所憂愁則欲明先王愛物之心轉失聖人懲
惡之義頗有未協又自序稱今日語諸友以讀此
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
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
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於陸九淵六

經注我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亦不可立訓然
其句櫛字比疏證詳明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實可
與林之竒夏偃諸家相爲羽翼固無庸拘蔡氏之
學執一格以相繩焉

融堂書解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涪安人受學於楊簡嘉熙中
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案時
兩漢筆記之前載有尙書省劄列時所著諸書有
尙書啟蒙又載巖州進狀則稱尙書演義同時案

續之文已自相違異永樂大典所載則皆題錢時融堂書解其名又殊然永樂大典皆據內府宋本採入當必無譌朱彝尊經義考以尙書演義著錄蓋未睹中祕書也舊本久佚今采掇哀輯重爲編次惟伊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尙皆篇帙完善不失舊觀時之意主表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具大旨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說引伸其義雖因

仍舊說不知書序非詩序之比未免稍失考證然用意則可謂精勤所解如義和曠厥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不專主一家之學至以泰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皆不傍前人自抒心得又謂武成本無脫簡前爲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定爲東都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於洛誥尤爲不惑於曲說亦宋人經解中之特出者

也其書省劄進狀皆不著卷數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以篇帙頗繁謹約略離析勒爲二十卷

洪範統一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蹟具宋史本傳據其子汝楫周易輯聞序善湘於易學用力至深而所著書五種皆不傳此書藏弄之家亦罕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從永樂大典繕錄復爲完編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

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祇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謂疇散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可一以貫之矣云云則永樂大典題曰洪範統一爲名實相應矣考朱子與陸九淵論皇極之義往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注疏與陸氏合復謂九

疇皆運於君心發爲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
蓋能通懷彼我兼取兩家之說者生當分明講學
之時而超然不預於門戶是難能也

尙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
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語標以目次以
便簡閱其周易要義已著錄此其所摘尙書注疏
也孔安國傳本出依託循文衍義無大發明亦無
大瑕類故宋儒說詩排小序說春秋排三傳而說

書則不甚排孔氏孔穎達正義雖詮釋傳文不冝
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
謂尙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然尙書文旣贅牙注
疏又復浩汗學者卒業爲艱了翁汰其冗文使後
人不病於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擷
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是書傳寫頗稀此本有
曠翁手識一印山陰祁氏藏書一印澹生堂經籍
記一印猶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
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竝佚無別本可以校補今

亦姑仍其闕焉

尚書集傳或問二卷

內府藏本

宋陳大猷撰自序稱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編則此編本因集傳而作今

集傳已佚存者惟此兩卷朱彝尊經義考引張雲

章之言謂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

案紹定刻本誤

紹興今改正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著尚書集傳又有

都昌陳大猷者號東齋饒雙峰弟子著書傳會通

仕為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澔之父與東陽陳氏實

為兩人彝尊附辨其說則謂鄱陽董氏書傳纂注

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未可

定集傳為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之書納

喇性德作是書序則仍從雲章之說案董鼎書傳

纂注所引其見於輯錄者有東齋書傳復齋集義

其見於纂注者則一稱復齋陳氏仍連其號一稱

陳氏大猷惟舉其名

案是書標氏標名例不畫一大抵北宋以前皆稱某氏南

宋以後則入朱子學派者稱某氏不入朱子學派者雖王十朋劉一止皆稱其名所列大

猷諸說此書不載蓋皆集傳之文惟甘誓息棄三

正一條採用此書亦稱陳氏大猷則所謂陳氏大猷者即此人而非東齋矣又此書皆論集傳去取諸說之故與朱子四書或問例同董鼎書於禹貢冀州引東齋書傳一條謂與蔡氏傳所論梁州錯法不合然蔡亦似未的云云於此書之例當有辨定而書中不一及之知其集傳中無此條矣且此陳大猷為理宗初人故所引諸家僅及蔡沈而止其稱朱子曰晦菴氏持論頗示異同至論堯典敬字一條首舉心之精神謂之聖此孔叢子之語而

楊簡標為宗旨者其學出慈湖更無疑義若都昌陳大猷乃開慶元年進士見其子濬禮記集說序當理宗之末年時代既後又大猷受業饒魯魯受業黃幹幹受業朱子淵源相接尊朱子若神明而視楊氏若敵國安有是語哉彝尊蓋偶見董鼎注東齋字而未及核檢其書也今參考諸說仍定為東陽陳大猷之書著於錄焉

尙書詳解十三卷內府藏本

宋胡士行撰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是

編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彝尊經義考又作初學尙書詳解稱名互異其實一書也其解經多以孔傳為主而存異說於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時林之奇呂祖謙夏竦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堯典星辰之伏見列為四圖以驗分至洪範初一日五行則補繪太極圖以釋初字見五行生尅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蒼萃以成一家言猶解經之篤實者也所引漢晉人訓詁間有異字如益稷篇引鄭康成云菑紘也紘以為繡也與注疏所載不同凡斯之類亦見其留心古義不但空談名理矣

尙書表注二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從學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蹟具元史儒學傳初履祥作尙書注十二卷柳貫所撰行狀稱早歲所著尙書章釋句解已有成書是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尙存今未之見惟此書刻通志堂經解中前有自序稱擺脫眾說

獨抱遺經復讀玩味爲之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蓋其晚年定本也其書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細字標識縱橫錯落初無行款於古來著經之家別爲一體大抵摭摭舊說折衷己意與蔡沈集傳頗有異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亦確有根原所列作書歲月則與所作通鑑前編悉本胡宏皇王大紀參考後先雖未必一一盡確然要非盡無據而作也至於過爲高論求異先儒如欲以康

誥之敘冠於梓材篇首謂前爲周公咸勤之事後卽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則營東都以均四方朝貢之道里先後迷民則所謂毖殷遷洛以密邇王化其說甚辨而於篇首王曰封三字究無以解因復謂王字當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誥而衍則未免於竄改經文以就已意矣是則其瑜不掩瑕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

番禹徐 曜初校
番禹高學 燿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一

經部 書類一

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經部十二

書類二

書纂言四卷

內府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其書解也古文尚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裨傳始稍稍掎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偽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冒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

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權詞其說是也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爲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孔安國古文別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爲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爲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爲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顛倒錯簡皆以意自爲且不明言

所以改竄之故與所作易纂言體例迥殊是則不可以爲訓讀者取所長而無效所短可矣

尚書集傳纂疏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休甯人宋亡之後隱居三十八年至延祐甲寅年六十三復出應試中浙江鄉試以病不及會試越二年上書干執政不報遂終於家年八十有三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董鼎書傳纂注所稱新安陳氏卽其人也是編以疏通蔡傳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

纂又以蔡傳本出朱子指授故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目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於諸家之前閒附己意則題曰愚謂以別之考櫟別有書說折衷成於此書之前今已散佚惟其序尚載定字集中稱朱子說書通其可通不强通其所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義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則櫟之說書亦未嘗株守蔡傳而是書之作乃於蔡傳有所

增補無所駁正與其舊說迥殊自序稱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云云蓋延祐設科以後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

讀書叢說六卷

浙江吳玉輝家藏本

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覈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

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盡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可謂不苟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

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澗西次及澗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澗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爲劓剕椽黥舊說以爲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爲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律呂新

書說唐虞之脩五禮漫錄周官大宗伯之文說酒
誥太史內史漫錄周官太宰六典八灋八則八柄
之文殊屬泛衍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爲多卷首
書紀年一篇卽據履祥通鑑前編起算其閒得失
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尙虛談而
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
是足貴也其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竝刊於至
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其
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兩頁第五卷第六

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
姑仍其舊焉

尙書輯錄纂注六卷

內府藏本

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黃幹
鼎族兄夢程嘗從幹游鼎又從夢程聞緒論故自
敘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爲宗而
集傳之後續以朱子語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
之輯錄又採諸說之相發明者附列於末謂之纂
注自序稱集傳旣爲朱子所訂定則與自著無異

又稱蒼萃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為主也考
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謨嘗經先生點定故
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
下則不然其凡例曰首卷有朱子訂定四字不忘
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吳澄作是書序亦
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此書
大禹謨正月朔旦條下鼎併附注其說是鼎於此
書源委本自分明其稱集傳爲朱子所訂定似未
免假借然澄序又稱集傳自周書洪範後寢覺疎

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
爲增補或草槁初成而未及脩改所舉金滕召誥
洛誥諸條皆顯相舛異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
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
陳櫟解金滕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
爲然云云然則鼎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愜恐人
以源出朱子爲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
舉集傳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蔡爲
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

尚書通考十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元黃鎮成撰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閒附以論斷頗為詳備其中如論閏月而牽及後代司天之書論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論樂而臚陳自漢至宋之樂名皆與經義無關失之汎濫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疇六府三事之類皆經有明文而復登圖譜別無發明亦為冗瑣又全書皆數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條獨參訓詁尤為

例不純似乎隨筆記錄之彙未經刊潤成書者然書本以道政事而儒者以大經大法為麤蹟類引之而言心王應麟困學紀聞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然則刪書錄此四篇果僅因此四語乎鎮成此編雖頗嫌蕪雜然猶為以實用求書不以空言求書者其自序有曰求帝王之心易考帝王之事難可謂知說經難易之故矣

書蔡傳笏通六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經部 書類二

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匯澤其始末則不可得詳此書成於至治辛酉以鄱陽董鼎尙書輯錄纂注本以羽翼蔡傳然多採先儒問荅斷以己意大抵辨論義理而於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皆在所略遇傳文片言之曠隻字之隱讀者不免囁嚅齟齬因作是編於名物度數蔡傳所稱引而未詳者一一博引繁稱析其端委其蔡傳岐誤之處則不復糾正蓋如孔穎達諸經正義主於發揮

注文不主於攻駁注文也然不能以回護注文之故廢孔氏之疏則亦不能以回護蔡傳之故廢師凱之書矣知其有所遷就而節取所長可也

讀書管見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充耘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充耘字與耕而原序及梅鶚跋竝稱耕野疑虞稷誤也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授徒因成是編所說與蔡氏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

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各皆非故為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尙未能糾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為強辭大醇小疵別白觀之可也又禹貢篇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梅鶚跋稱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亦當時所訛脫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焉

書義斷法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陳悅道撰其自題曰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場備用四字蓋亦當時坊本為科舉經義而設者也其書不全載經文僅摘錄其可以命題者載之逐句詮解各標舉作文之竅要蓋王充耘書義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書則如今之講章後來學者揣摩擬題不讀全經實自此濫觴錄而存之知科舉之學流為剽竊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猶易類錄王宗傳禮類錄俞廷椿著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不可不紀其始也書末原附作義要訣一卷為

新安倪士毅所輯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又
作文訣數則尙具見當日程式以世有別本且論
文之作不可附麗於經部故著錄於詩文評類而
此則從刪焉

尙書纂傳四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王天與撰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
授臨江路儒學教授蓋天與爲贛州路先賢書院
山長時憲使臧夢麟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故
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

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爲宗而以真德
秀說爲羽翼蓋朱子考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
與以蔡氏傳爲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
學術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
出入故天與亦備采之其注疏或刪或存亦以二
家之說爲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
以私意去取蓋道其實也所說於名物訓詁多有
闕略而闡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獻義之
流亞也

尚書句解十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此書僅存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尚書以古注疏及蔡沈集傳為宗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尚兼用孔傳迨其末流病古注疏之繁而蔡傳遂獨立於學官業科舉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為啟迪幼學而設故多宗蔡義不復考證舊文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引據然隨文詮釋辭意顯明使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古者離經辨志之意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此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矣亦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書傳會選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敕撰案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已意者多當其初行已多異論宋末元初張棟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苞舒作讀蔡

傳疑遞相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
尚書義用蔡氏於是棨舒等之書盡佚不傳陳櫟
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
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傳其自序所謂
聖朝科舉興行書宗蔡傳固亦宜然者蓋有爲也
至明太祖始考驗天象知與蔡傳不合乃博徵績學
定爲此編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
肆詆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持門戶以巧爲
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祝允明枝山前聞載

其劄示天下者惟堯典注日月左旋洪範注相協
厥居二條舉大凡耳顧炎武日知錄曰此書謂天
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主陳氏祥道高宗彤
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
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惟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七
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
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
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
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於民之麗主葉氏惟

金滕周公居東駁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云云以炎武之淹博絕倫罕所許可而其論如是則是書之足貴可略見矣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因禹貢注中潞水至復州

竟陵境者一語誤者字爲來字遂肆毒言非篤論也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蔡傳之失在洪武十年二月其詔脩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己酉僅五閱月觀劉三吾敘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詔天下儒士做石渠白虎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閒三吾已考證講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脩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所列不符朱彝尊經義考謂許觀景清盧

原真載德彝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去其說是已
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
靳觀吳子恭宋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
蓋永樂中重脩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宗君臣
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
舛謬百出不足為據此書為當時舊本當以所列
姓名為定可也

書傳大全十卷

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書以蔡沈集傳為主自延祐貢

舉條格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書
義程式得本孔傳立義也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
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會選參考古義以糾其
失頒行天下是洪武中尚不以蔡傳為主其端主
蔡傳定為功令者則始自廣等是其書雖不似詩經
大全之全鈔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之全鈔汪
克寬胡傳纂疏而實非廣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經
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為六卷大全分為
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為陳櫟尚書集

傳纂疏一為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
旁通則於名物度數考證特詳雖回護蔡傳之處
在所不免然大致較劉氏說詩汪氏說春秋為有
根柢故是書在五經大全中尚為差勝云

尚書考異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梅鶯撰鶯有古易考原已著錄是編辨正古文
尚書其謂二十五篇為皇甫謐所作蓋據孔穎達
疏引晉書皇甫謐傳案穎達作正義時今本晉書尚
未成此蓋臧榮緒晉書之文
稱謐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上世紀

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云云然其文未明未
可據為謐作之證至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
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
又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竝同晉始省谷城
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
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
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為依
託尤佐證顯然陳第作尚書疏衍乃以請張為幻

詆之過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為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鶩案則出鶩手無疑原稟未分卷數而實不止於一卷今約略篇頁釐為五卷鶩又別有尚書譜大旨略同而持論多涉武斷故今別存其目不復錄焉

尚書疑義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萃莆田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蹟附見明史朱泚傳是編成於

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為篇書中如六宗從祭法輯五瑞謂是朝覲之常非為更新立異洪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皆能參酌眾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立異者惟三江必欲連震澤而於所其無逸之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闢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蓋不免醇駁互存然明人經解冗濫居多明衡是編尚能研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

也明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為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太后誕辰乃詔免朝時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與朱泚力爭皆遭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更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

尚書日記十六卷

浙閩總督探進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茲編不載經文

惟案諸篇原第以次詮釋大旨仍以蔡傳為宗制度名物蔡傳所未詳者則採舊說補之又取金履祥通鑑前編所載凡有關當時事蹟者悉為採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東復辟諸條皆引據詳明考證精核前有李維楨序稱書有古文今文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書傳會選以下數十家是為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書經大全以下主蔡氏而為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十家是為時義其言足括明一代之經術又稱樵是書

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尤適得是書
之分量皆確論云

尙書砭蔡編一卷

浙江吳玉
埤家藏本

明袁仁撰仁字良貴號漫波蘇州人與季本同時
相善故解經往往似之是編糾蔡沈之誤所論如
粵若越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句有六日乃宋歷
非古歷方命當從蜀志晉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
書宣夜有漢郗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
醫無閭卽遼東不得旣爲幽州又爲營州烏鼠同

穴實有其事用爽厥師爽訓失說築傅巖爲版築
遜於荒野爲甘盤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
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
連耄字爲句皆確有所據至謂史記索隱南譌不
作爲字則但據今本不格姦爲不止其姦鮮食非
肉食怪石爲資服餌汨陳之陳訓爲舊則又有意
立異不可爲訓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未
見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尙書蔡注考誤
案沈道原序亦稱砭蔡編則經義考所題爲是溶

輯學海類編多改易舊名以示新異不足為據也

尚書註考一卷

浙江吳玉
埤家藏本

明陳泰交撰朱彝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來尚書注
考一卷注曰未見又注泰來字長水平湖人萬歷
丁丑進士官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吳永芳嘉
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歷中國子監生所著
有尚書注考與經義考迥異然經義考引項臯謨
之說稱同倩治尚書作注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
則彝尊未見其書誤以泰交為泰來審矣其書皆

考訂蔡沈書傳之譌謂有引經注經不照應者三
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二十三條皆直錄注語
不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
免過嚴其不照應者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
人為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來為證德懋懋官
引時乃功懋哉為證則前後顯相矛盾誠蔡氏之
疎略矣馬明衡尚書疑義袁仁砭蔡編頗以典制
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泰交此書則惟較量於訓
詁之閒而所謂訓詁異辭者又皆以矛攻盾未及

博援古義證以舊文故為少遜於二家然釋事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

尚書疏衍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第撰第有伏羲圖贊已著錄是書前有第自序稱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

說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惟篤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為非於梅篤尚書考異尚書譜二編排詆尤力則未能深考源流經師授受自漢代已別戶分門亦聽其各尊所聞可矣

洪範明義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編乃崇禎

十年道周官左諭德掌司經局時纂集進呈之書其進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及陰陽歷數之務初終兩卷考正篇章分別倫序其學深於術數於五行汨敘類陳災異以明鑒戒不免沿襲伏生董仲舒劉向等附會之文至八政疇敘以食配坤以貨配巽以祀配離以司空配兌以司徒配艮以司寇配坎以賓配震以師配乾已屬牽合又配以六十四卦先後天圖更爲穿鑿其最異者至

以河圖洛書配歷數而曰某年至某年爲稼穡初際中際末際以至從革曲直潤下炎上其例皆然是更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矣至於改農用爲辰用衍忒爲衍成六極爲六極殊爲臆說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見其必然惟其意存啟沃借天人相應之理以感動恐懼脩省之心其文不盡合於經義其意則與經義深有合焉置其小節存其宏旨可也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真偽然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傳會之說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歸有光梅鷟之所爭特經生考證之資耳實則尼山刪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規傳為帝王之治法不徒為尋章摘句設也是編為大學士庫勒納等奉

詔以

講筵舊纂編次而成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脩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

聖人御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儒生異故黼幄之所對揚

玉音之所闡釋亦惟是大者遠者與儒生音訓迥然有殊臨御六十一年

聖德神功同符於典謨所述信有由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共聞共見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交攻其誤是

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傳試士明洪武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譌而永樂中脩書經大全仍懸為功令莫敢岐趨我

國家經術昌明競研古義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縱念典維勤於唐虞三代之鴻規尤為

加意既

敕編

日講書經解義復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經部 書類一

三

指授儒臣纂輯是編雖仍以蔡傳居前衆說列後而參稽得失辨別瑕瑜於其可從者發明證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彈於其不可從者辨訂譌舛亦不似陳櫟等之違心回護其義可兩通者皆別爲附錄以明不專主一家蓋卽一訓詁之學而

聖人執兩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窺焉又不僅爲說書之準繩已也

書經稗疏四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詮釋

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閒有失之太鑿者如謂虞書自夏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以詠二字貫下祖考來格三句爲升歌以配笙瑟之詩鳥獸踴踴爲下管之所舞鳳凰來儀爲第九成吹簫之所舞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爲樂終擊磬之所舞又謂作歌賡歌卽大韶升歌之遺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繫之庶尹允諧之後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豔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之有辭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配九疇

之數以履一爲五皇極而以居中之五爲一五行
雖推衍百端畫圖立說終與經文本數相戾其於
地理至以崑崙爲洮州臙脂嶺尤爲武斷然如蔡
傳引爾雅水北曰汭實無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則
推其致誤之由以爲譌記孔安國涇屬渭汭之傳
謂禮非周禮之禮類非周禮之類五服五章亦不
以周制解虞制與陳第論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
五玉者同一爲古人所未發引矍相之射證侯以
明之謂以與射不與射爲榮辱非以射中不中爲

優劣因周禮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爲辛卯引
說文大戴禮記證蟻珠非蚌珠蔡傳不知古字假
借引周禮玉府供王食玉證玉食引左傳證奄與
淮夷爲二引喪大記證狄人引說文羨字之訓以
解羨若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辭有根據
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

古文尙書疏證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
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尙書較今文多十六篇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一
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
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
今文竝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
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
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尙書一家列之史通
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
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
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
書證其剽剝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

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
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百計
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
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
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
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
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
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
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

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尙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據誤以鄭逸者卽爲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尙書之說竝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旨繁乃

置而未言亦稍疎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仿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古文尙書冤詞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

其辭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
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
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尙書自吳棫
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
奇齡又力辨以爲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
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辭摭隋書經籍志之
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尙書其古
文尙書本傳習人閒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
曰總論二曰今文尙書三曰古文尙書四曰古文

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吳氏

案吳棫書碑傳

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爲顛倒附識於此六曰

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

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考隋書經籍志云晉

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

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竝亡至東晉豫章內史

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

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

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

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其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僞孔傳序未

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

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尙可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

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尙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尙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爲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

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竝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

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尚書廣聽錄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名曰廣聽用漢志書以廣聽語也奇齡嘗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迎周公周公畱召公皆竝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爲辨證三代之事實而作初作於禹州繼撰於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冤詞訖而始刪成爲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

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竝非出自周禮夫
杞宋無徵孔子已嘆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
可謂虛辭求勝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
考證時有可採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
於經義亦有所補也

尚書埤傳十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
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
僞書及書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爲真故史記所

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爲僞所見未免偏
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於
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
明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
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於三江
故道左祖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竝錄王柏更
定之本尤失於輕信瑣記竄改古經又堯典俊德
謂徧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
傳文如是之類或亦闕有疎漏要其詮釋義理而

不廢考訂訓詁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

禹貢長箋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鶴齡撰是編專釋禹貢一篇前列二十五圖自禹貢全圖以及導山導水皆依次隨文詮解多引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貢自宋元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家雖得失互見要以胡渭之禹貢雖指爲最善此書作於胡渭之前如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爲冀州之境則於理未合蓋岐實雍地當

時水之所壅惟雍爲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後壺口可得而疏孔傳所云壺口在冀州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此語最爲明晰鶴齡所以反其說者殆以冀州之中不當及雍地不知冀爲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字句原未拘泥如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荆固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所歸言之耳卽此可以爲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三江一條旣主鄭康成左合漢右合彭蠡岷江居中之說而又兼取蔡傳以韋昭顧夷所謂三江口者當

之亦殊無定見又古黑水聯絡雍梁而鶴齡必區而二之蜀漢之山本相連而鶴齡謂蜀之嶓非雍之嶓俱未為精密又於敷淺原兼取禹過之及江過之二說尤屬騎牆此類皆其所短殊不及胡渭書之蒼粹精博而旁引曲證亦時多剽獲尚屬瑕瑜參半且其於貢道漕河經由脈絡剖析條理亦較他本為詳故仍錄存其書與禹貢錐指相輔焉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已著錄其生平著述甚夥而是書尤精力所專注康熙乙酉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會呈

御覽蒙

賜耆年篤學扁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而首列圖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共為二十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究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字為集解又亞一字為辨證歷代義疏及方志輿

圖搜采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
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
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冠矣至於陵谷
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渭欲於數千
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注山海經臨渝驪
成已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穎所指臨渝爲是
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爲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
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
九江孔殷江漢朝宗于海矣徐文靖之所駁恐渭

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之過乎他
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由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
驗又所引酈道元諸說經注往往混淆則由傳刻
舛譌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爲渭咎矣

洪範正論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鯀
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爲
體而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主於發明
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爲表裏之說

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證前人之說如謂漢人耑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卽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二十字惟敬用農用等十八字乃爲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目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魯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二又

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渭經術湛深學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除焉

尙書解義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僅解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蓋未竟之本所說不以訓詁爲長辭旨簡約而多有精義大禹謨篇不以古文爲僞而云孔安國有所刪添東漢以後儒者又有

所竊竄以解文辭平易之故未免出於調停禹貢
篇解五服五千以飛鳥圖爲算謂塞盡處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至廣海戴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
度爲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遷就入於南
海之文亦由光地間人不欲其鄉出禹貢揚州之
外故立是說與訓洪爲大訓範爲訓謂洪範卽顧
命之大訓皆未免巧而不確至於堯典之論中星
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禹
貢之論潛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卽

今巢湖會于匯爲卽鄱陽原隰潴野非地名則皆
實有考證之言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者矣

書經衷論四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張英撰英有易經衷論已著錄此書不全載經
文但每篇各立標題而逐條繫說亦如其說易之
例凡虞書六十三條夏書三十二條商書五十二
條周書一百六十七條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
進書原序一篇時英以翰林學士侍

講幄故因事敷陳頗類宋人講義之體其說多采錄舊文

而參以新義如益稷篇稱其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篇乃林希逸之說甘誓篇稱啟未接行陣而能素明軍旅之事足見古人學無不貫乃呂祖謙之說微子篇稱比干荅微子之言當無異於箕子故不復著乃孔安國之說君牙篇稱古來制誥之辭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及其臣子之祖父此立言之體乃朱子語類之說至於高宗彤日為祖己訓祖庚之書西伯戡黎為武王之事皆不從蔡氏而從金履祥通鑑前編頗總括羣言不拘

門戶其以牧誓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為在友邦冢君外舉小國之君連及之而不用蔡氏八國近周西都陳氏舉遠概近之說以君奭為周公召公共相勉勵輔翼成王之言而不用諸家畱之慰之之說則皆所自刼之解核諸經義亦較為精切雖卷帙無多而平正通達勝支離蔓衍者多矣

尙書地理今釋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廷錫撰廷錫字揚孫常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肅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
作首題恭錄

聖訓蓋倬直

內廷之日仰承

指授敬繕成帙者也其中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典宅嵎夷則據後漢書定為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尚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注之誤釐降媯汭則據孔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注媯汭二水之誤舜典恆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滎波既豬則據傳

寅之說正孔傳滎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曾旼之說辨其非呂梁狐岐九河既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河澨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沮水非返沮浮于濟潔則據漢書地理志陳師凱書傳旁通辨其不知潔水所在澨淄既道則據水經注辨淄水不東入濟浮于淮泗則據史記河渠書辨禹時泗水上源不自沛通河三江既入則據鄭元之說辨其誤從庾闡吳都賦注和夷底績

則據水經注時瀾書說辨嚴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索隱辨邢卽音耿祖乙竝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蟠豕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均考訂精核足證往古之譌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非惟訂漢儒之謬竝證元史之非是則恭逢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已備采其文此蓋其先出別行之本敬著於錄俾天下萬世知

聖學高深度越千古仰觀俯察協契庖犧一時珥筆之臣鞠膺螭坳備聆

聖訓得餘緒之萬一已能總括古今為說經家所未曾有也

禹貢會箋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試不入格十七年又薦

舉經學

特授翰林院檢討是書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所載為主附論於下次爲圖十有八各係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據諸書斷以己意如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徒駭卽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旣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卽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

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兩山謂史記注作卑羽山蓋字之誤竝辨胡渭之譌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棼如亂絲至胡渭雖指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爲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真僞之失耳

附錄

尙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濟南人考史記漢書但稱伏生
不云名勝故說者疑其名爲後人所妄加然晉書伏
滔傳稱遠祖勝則相傳有自矣漢志書類載經二十
九卷傳四十一篇無伏勝字隋志載尙書三卷鄭
元注亦無伏勝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稱尙書大傳
三卷伏生作晉書五行志稱漢文帝時伏生刼紀
大傳玉海載中興館閣書目引鄭康成尙書大傳
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
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受之音聲猶有譌誤

先後猶有舛差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
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
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凡四十一篇銓次爲八十一篇云云然則此傳乃
張生歐陽生所述特源出於勝爾非勝自撰也唐
志亦作三卷書錄解題則作四卷今所傳者凡二
本一爲杭州三卷之本與隋志合然寶雜探類書
所引哀輯成編漫無端緒一爲揚州四卷之本與
書錄解題合兼有鄭康成注校以宋仁宗洪範政

鑿所引鄭注一一符合知非依託

案洪範政鑿世無傳本惟永樂

大典載其全書二本各附補遺一卷揚州本所補較備然

如郊特牲注引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
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言
族人飲也一條猶未採入信乎著書之難矣其文
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詩外傳春秋繁露
與經義在離合之間而古訓舊典往往而在所謂
六藝之支流也其第三卷為洪範五行傳首尾完
具漢代緯候之說實由是起然月令先有是義今

列為經不必以董仲舒劉向京房推說事應穿鑿
支離歸咎於勝之疑始第四卷題曰略說王應麟
玉海別為一書然如周禮大行人疏引孟侯一條
玉藻疏引祀上帝于南郊一條今皆在卷中是大
傳為大名略說為小目應麟析而二之非也惟所
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有泰誓傳又九其帝告
歸禾揜誥皆逸書而此書亦皆有傳蓋伏生畢世
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完篇
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

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

案尙書大傳於經文之外掇拾遺文推衍旁
義蓋卽古之緯書諸史著錄於尙書家究與
訓詁諸書不從其類今亦從易緯之例附諸
經解之末

書義矜式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
式也自宋熙甯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
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

文呂祖謙編次文鑑特錄此一篇以爲程式元仁
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爲小
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
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
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旣久以冗長繁
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
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卽所業之經篇摘數
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其慎徽五典一節引孔傳
大錄萬幾爲說不全從蔡傳考元史選舉志載書

用蔡傳及注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

案此書乃科舉程文當歸集部然雖非詁經之書實亦發明經義入之別集為不類故仍入經部附錄中

右書類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錄二部十一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蔡沈洪範皇極數諸書雖以洪範為名而實以洛書九數推衍成文於洪範絕無所涉

舊以為書類於義殊乖今悉退列子部術數類中庶不使旁門小技淆亂聖經之大義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二

番禺徐曜初校
番禺高學燿覆校

七